

乙巳年立秋,应老友林华、锦东、志鸣邀,至莫干山麓藏书万卷的一家民宿小住。是日黄昏,门前竹林飒飒,溪流潺潺,溪岩间,一面巨石磨盘上,一只红泥陶炉内炭火融融,一只黑陶罐内已炖了好几小时的老母鸡咕嘟作响,一小缕蒸汽笔直升起,山林在它身后潋开,仿佛一卷被水汽润湿的古画。

民宿主人兼书法家锦东搬来两筐啤酒在溪水里镇上,志鸣将清晨五点就开始准备的农家菜溪鱼豆腐、茭角芹菜、笋干南瓜叶、虾仁茶树菇等一一搬上石磨盘。实在摆不下了,我提议,索性撤了酒杯,一人手抓一瓶啤酒,对吹么好了。

众人围石磨盘落座,纷纷脱去鞋袜,卷起裤脚,将双脚浸入溪水。溪流从脚背,从脚趾间汨汨而过,啤酒从喉间咕噜噜淌过,清凉,爽快。酒香、菜香、草木香、茶香、咖啡香、书香、墨香,分明混在了一起,却闻得出各个不同的味道。

忽然,有焦香味传来。志鸣大叫,哎呀我的老母鸡!太甜畅了,一时忘了锅里还炖着他辛苦大半天做的硬菜,糊成了焦黑一团,只好扔了。可是,各种香味里混进来老鸭煲的焦香味,大家笑说,虽然没吃到,也等于吃到了。

暮色四合,锦东和儿子一起提来几盏手提灯,随手摆放在溪流间,

流水和啤酒在橘黄色的光晕里,呈现出琉璃的质地,仿佛是脆的。一时,我们都安静下来,只听流水潺潺,鸟鸣声声,也是脆的。

锦东本不善言辞,大家偏哪壶不开提哪壶,绘声绘色复盘起他前年的一件糗事——我们几个结伴去高加索三国旅行,这几位中国胃美

“天堂一角”

苏沧桑

食家自然吃不惯当地食物,一下榻便去找超市,买吃的,锦东心心念念要买瓶装的泡辣椒。神奇的是,他买到了三次,更神奇的是,他每次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时,都一不小心摔碎在地,一根辣椒都没吃着,可把大家笑坏了。他不说话,也不脸红,只尴尬地笑笑,安之若素。

后来才知,为了践行我们一年前“曲水流觞”的约定,锦东去后山竹林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了只散养的老母鸡,又默默赤着双脚,从溪里挖了沙石,装入一个个布袋,堆放在溪流间,为了留住更多的溪水,为了让每一双脚都能浸得更深一点。

在锦东的图书馆主题民宿通透高朗的大厅里,先声夺人的是悬挂着的一幅幅巨幅书法作品,多是狂

草,风一般强劲,山一般巍峨,有他自己的作品,更多的是他书法名家朋友的作品。更让人震撼的是四面八方从地面直达栋梁的万卷藏书,都是他亲手挑来摆上去的。他像一位当代隐士,远离家乡,来到莫干山脚下默默劳作多年,默默享受这个空间里的一切,打理民宿,围炉煮茶,写书法,读书,清洗泳池,养鸡养鸭,泡各种药酒,在溪流上炖一只鸡或鸭,夜深人静时沉浸在甲骨文的世界上;他也默默承受着民宿经营的举步维艰,不肯离去。莫干·山居图,弥漫的不仅是书香墨香,还盛满中国传统文化人的质朴与执着。

我将“曲水流觞”的照片发给在法国巴黎就职于出版社的汉学家吉妮和奕芝分享时,吉妮说,这个藏书室真的是非凡的!就像法语中我们说的“c'est un coin de paradis”——天堂的一个角落。

中华美学常被概括为“安顿生命之学”,我觉得爱美不是人类心理上的需求,似乎是奢侈的,其实,它是人类本能的生理需求,就像饮食男女不可或缺。没有人知道AI会将人类带向哪里,最好的结果是,AI将人类从劳作中解放出来,跃升入丰富的精神生活。那么,早一点开始吧,找一件热爱的事做,建构一个安顿自己的“天堂一角”,否则,将来有一种死法叫作“无聊死了”。

初秋的白桦林

刘金祥

十月
上旬某天
的午后,
迎着初秋
瑟瑟的北

风,我将自己投进一片白桦林里。甫一进入,我就像一滴油墨落进了一幅巨大而澄澈的山水画里,霎时被一种安静的力量化开并融掉。回望来时路,搜寻身后的声音,好像均被一道无形的门扉轻轻阖上,隔在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
桦树林里的光线是迥异于外界的。此时太阳还在天上高悬,阳光却被这万千金叶细细地筛了一遍,再落下来时,便成了温润的物事。光已不再是光,倒是稀薄的、金黄的蜜糖,从高处静静灌注下来,沿着银白的树干流淌,涂抹在沙沙作响的落叶上。空气尽管是凉的,但这光影却是温暖的,人在其中行走,仿佛被一袭

清冽与温
柔交织的
绸缎包裹
着。

我渐渐放慢了脚步,呈蹒跚与踟蹰状态,向林子深处走去。脚下是厚厚的落叶,踩上去发出一种极熨帖的碎裂声,尽管声音不大,但清脆得叫人心静。我的目光紧紧盯着那一片片银白的树干。它们真是白的,但这种白绝非雪花那种凛冽的、纯粹的白,而是一种泛着青灰底子的、温润的白,如同上了年头的宣纸,又好像月明星灿的夜晚泻在庭院里的清辉。那粗细不等的白桦树干上,疏疏落落地长着些横生的疤结,仿若一只只“眼睛”。这些“眼睛”不同于人的眸子,含着喜怒哀乐;它们是树的眼,是自然的眼,是千百年来时间的眼。它们就那样静默地瞧着你,瞧着一个闯入它们静谧国度的过客。你从这棵走到那棵,那一只只“眼睛”便也跟着你,从这边看到那



它又在那里了。圆滚滚的身子蜷在窗台的软垫上,像个安静的毛球。脑袋朝着玻璃外,一动不动。只有尾巴尖偶尔轻轻一甩,透露出它并非在打盹。我放下手里的书,也顺着它的目光望出去。

窗外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。大雪纷纷扬扬,恰似谁把云朵揉碎了,撒下满天忙碌的碎屑。远处的屋顶戴上了白帽子,光秃秃的树枝裹上了银边。

这小家伙看得入了神。琥珀色的眼睛睁得圆溜溜的,追着某片特别大的雪花。看着雪花从高处飘旋而下,眼看就要撞上玻璃,却打了个旋儿,消失在视野里。它的脑袋便跟着微微一偏,胡须轻颤,恍若在琢磨这个谜题。

屋里暖和得很,暖气片散发着慵懒的热气。窗玻璃成了两个世界的分界线。它偶尔会伸出前爪,用肉垫轻轻触碰玻璃,立刻被冰霜给缩回来。那点凉意反而让它更安心,朝我这边靠了靠,继续它的观察。望着它那全然沉浸的背影,我不禁想起了自己。我们看雪时总会想起许多事情,想到这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大雪,想到农谚说的“瑞雪兆丰年”,甚至想

到很久以前某个雪天里发生的故事。心思总是沉甸甸的,装满了过去和未来。可它不一样。雪花落下,它便看着;玻璃起雾,它便用鼻子点点。它的世界很简单,雪来了,就看雪;我来了,就蹭我。而我却总在雪里找寻雪之外的东西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,雪光映得屋里泛着柔和的亮光。它终于看够了,慢悠悠地站起身,把身子拉成一道长长的弧线。每个爪子都张开,又慢慢收拢。它轻盈地跳下窗台,走到我腿边,用脑袋蹭我的膝盖。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呼噜声,犹如一个轻轻转动的马达。我抚摸着它温暖的皮毛,心里不经意间变得很柔软。

大雪封住了外面的世界,却为我们圈出一方安宁。这个下午,有暖意,有飘雪。而那只猫,什么都不曾说,却仿佛把整个冬天最安宁的秘密藏在了它满足的呼噜声里。

猫在窗边看雪

叶正尹

我家宠物
责编:沈琦华

愿人人都能如获至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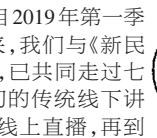
汤世芬

以最专业的知识、最可亲的姿态,讲述最精彩的故事,无论是“上博讲坛”,还是我们集结出版的《对话至宝》图书,始终坚持这一追求。很高兴能与读者朋友在新的一辑知识旅程中相识相知,让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国之瑰宝与我们博物馆的专家“至宝”们一起走到台前,娓娓道来那一个个鲜活的文物故事。

上海博物馆作为一座重要的公共文化机构,始终紧跟国家与城市发展的脚步,积极创新服务模式,提升文化供给能力。为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中国声音,让文物“活”起来,“上博讲坛”应运而生。自2019年第一季第一期开讲以来,我们与《新民晚报》携手同行,已共同走过七个春秋。从最初的传统线下讲座,到全面转向线上直播,再到如今线上线下融合并行的新模式,我们始终紧跟时代步伐,不断探索文物知识普及的创新路径。七年间,我们积极适应传播环境的变化,持续优化内容表达,进一步拓展品牌影响力,深化公众对文物知识、文化遗产的认知与热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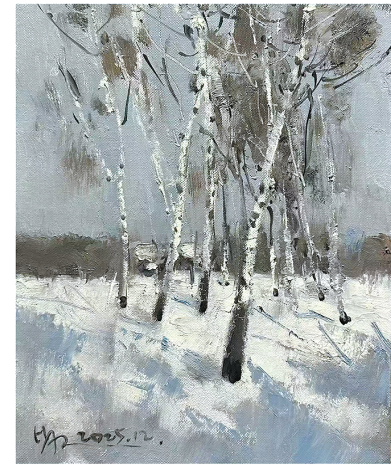
未来,我们的目标是把“上博讲坛”办成一个既专业又热闹的文化客厅。让专家有动力,把深奥的学术研究转化成观众听得懂的故事;让观众有期待,每次来都能收获新知识、新启发,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;让知识有回响,不局限于一场讲座,而是通过图书、音视频,让文物知识走进千家万户,成为一种持续的文化体验。

本书涵盖“上博讲坛”第四季讲座全部内容,本季开篇就带领观众走入文物保护与文物修复的世界,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日常工作,同



边。你被它们看着,起初有些不自在,仿佛心事都被瞧了去;但看得久了,那些俗世的烦扰,便也在在这静默的注视下,一丝丝地剥离、消散了。

桦树林中是有风的,但吹得极为和煦与轻缓,仿佛也怕惊醒了这林子的好梦。风一来,头顶上的光景便全然不同了。那一片灿金,不再是静止的壁画,而成了流动的交响。叶片与叶片摩挲着,发出一种细雨似的、簌簌的私语。随即,便有那性急的叶子,三片五片,十片八片,从高高的枝头荡别,打着旋儿,悠悠地荡下来。它们落得那样从容,那样有意绪,全不像凋零,倒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、静默的舞蹈。一片叶子飘



白桦·微风
(布面油画) 黄阿忠

到我的肩上,停了一歇又滑了下去。我俯身拾起它,托在掌心。它轻得像一个没有重量的梦,叶脉纤毫毕现,如同生命的掌纹,边缘已微微卷起,透着一种完成使命后的安详与疲倦。我想,它的生命,大约是从春天一点稚嫩的鹅黄开始,历经了夏日饱满而狂放的绿,终于在秋日,凝结成这最后一刻金子般的辉煌。这哪里是死亡?这分明是一场盛大而静美的告别。

白桦这种树木,生得这般秀逸、这般挺直,实在是极富诗意的。我们东方的诗画里,松柏是常见的,喻其坚贞;翠竹也是常见的,喻其虚心;而白桦,似乎总是带着些北地的、异域的风情。忽然便记起俄国诗人叶赛宁的诗句来,他真是将白桦写尽了。他笔下那立在雪野里的白桦,“白色的身体缠着茸毛般的雪花”,如同“银色的火焰”,是何等的神来之笔!那是一个民族对它所处的大地最深沉的爱恋,那银白的火焰,烧在莽莽的雪

时跟随着专家以一个个全新的视角了解文物以及背后的密码信息。沿袭四千年的传统陶范铸造技艺蕴含着怎样的科学技术?作为中国华南区域非常重要的物质文化制品——铜鼓,如何阐释其背后蕴藏的文化实践和文化逻辑?上博对于书画文物保护修复是如何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相融合的?从赵孟頫致吴氏札,我们又能窥见怎样的文人交游与人文活动?通过十数本传世《搜山图》,我们可以挖掘出怎样的历史信息?中国传统失蜡铸造技艺有什么工艺原理和奥秘,经现代科技改造后又如何被广泛运用?

为什么印叫印,不同玺印的自名背后藏着怎样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密码?通过挖掘陶瓷上的生动形象与丰富信息,我们又将见到怎样的唐代生活?走进书画修复师和陶瓷修复师的日常,看看修复师是如何开展工作,并不断实践和创新的?本季“上博讲坛”,内容博专兼顾,引人入胜,相信朋友们一定能在这里寻找到与千年文明对话的契机,在历史的长河里寻得精神的故乡。

“上博讲坛”已迈入精彩的第五季,这一路的成长与蜕变,离不开广大观众的厚爱与支持,是我们砥砺前行最深沉的动力。我们殷切期盼“上博讲坛”这座精彩的文化殿堂能成为你们心中熟悉而亲切的精神家园。愿这些文明的瑰宝,不再是玻璃展柜中遥远的陈列,而是成为人人皆可感知、可理解、可共鸣,并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。愿人人都能如获至宝! (本文为《对话至宝:上博讲坛第四辑》序节选,文汇出版社2026年2月出版)

归来兮,嘉定作家陆棣

朱全弟

《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》放在飞机座位前的小桌子上,一个身材颀长、头发稀疏、说话带着浓重嘉定口音的男子,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写了那么长的篇幅,到了第九章,还没有进入高潮,我心里想:陆棣啊陆棣,你在使坏。可是,马上出现他的一个幻影:浅浅的笑意,幽幽的回答,好像在说:再等等吧!书中的“坏知青”被压抑得太久了、太沉重了、太憋屈了,没想到,女主人翁闵惠的一句话让陆棣猛然惊醒,随后,又庆幸自己避免了一场危机和事故。闵是爱他不会害他的,陆也爱闵,只是想爱不爱但也不可能害闵的。那么,谁害谁呢?陆竟然还要处处防着闵,于是,一个双向扭曲的悖论产生了:陆爱闵,就是害了闵,毁了自己。这归结于那个非常年代的那个特殊氛围。

我看此书,从飞机上到了地中海。这里,我要表扬我的朋友陆棣,写此书不是为了宣泄而是记录,对于曾经发生在嘉定南翔这一段近乎惨烈的事情,他说:“我愿为后人保存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忆,以使我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。”难怪,这一本书被列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,书出后,出版界人士给予评价:文学艺术成就很高。

陆棣是南翔镇人,原名陈六弟。1968年插队嘉定方泰公社务农10年,这10年中间就整出了现实版“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”。陆棣走上文学创作道路非常诡异,他和闵恋爱时,因为恋人是文青,手里拿着一张《嘉定文艺》小报,并指着一篇小说称赞写得

得好。陆棣接过来匆匆浏览了就夸下海口说:这种小说我也能写。恋人不信,一个激将法:那么你写!其实,当时陆棣从未发表过作品,想都没想过,但既然在女友面前说了大话,就要兑现。这又谈何容易?结果,陆棣的第一篇小说4000字还真的发表在《嘉定文艺》上整整一版。那是1978年。陆棣说自己是1986年在《少年文艺》杂志正式发表作品。1987年,他的中篇小说《冷火》发在了《收获》杂志上。这一年,他有六个中篇小说发在全国的省、直辖市一级的文学刊物上。以后,他又连续三年在《收获》杂志每年发表一部中篇小说。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集《陆棣和猴子及阴阳人的传说》,更是赢得了文坛的瞩目:陆棣是一个小说怪才的赞誉不胫而走。1991年,陆棣成为当时上海郊区很少的一位中国作协会员。此后,他如井喷一般共有40多部中篇小说发表于全国各种文学刊物。

当年为何退出文坛?原来,一部电视剧,因为人事变故,导演要来上海重新签订合同。他一字未写却要署名排在编剧陆棣前面;原定给陆棣一笔不菲的稿酬,也要分一半给导演,否则不拍。不拍就不拍!陆棣果断拒绝。伤透了心的陆棣从此封笔。提笔归来,已是

20年后,写的非虚构《旅程无终点》,是我推荐给文汇出版社出版的。接着,就是2025年出版的《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》。我希望,陆棣这一场永恒不变的爱情也是对于文学的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